

一切都在酒里,一切都在亲情中。这个时刻,和父亲喝酒聊天是一种享受。

父母爱情

□黄小秋

一个春日黄昏,我拎着饭盒轻轻推开病房的门。母亲正倚在病床前眯眼睡着,父亲则靠在床头,静静地看着。淡橘色的灯光温柔泻下,如婴儿般熟睡的母亲,被父亲绵长的目光包裹着。病房窗台上,两枝常春藤在寒风里紧紧相依,苍绿的叶片低伏,像一对安静相守的恋人。

这两枝常春藤是母亲特意从家里带来的心爱之物。尽管已近古稀之年,母亲的心依然如少女般烂漫,爱花爱草,菜园子里常会种些别家院子里少有的紫罗兰、美人蕉等。某天,母亲偶然见着假山上的一丛常春藤葱茏可爱,便赞叹说要是自家窗前也有这么一蓬绿就好了。年近八旬的父亲竟当了真,偷偷拿了剪子,攀着假山,去了那高处,为母亲剪下两枝来养着。

父亲和母亲已经携手50多年了,母亲喜欢种花种菜,父亲不管搬家到哪,都会想尽办法给母亲开出一片荒地,做完手艺活后陪着她浇园种地;母亲喜欢看黄梅戏,父亲也能跟着一起学唱《天仙配》,就为母亲唱时可以在一旁哼曲陪伴。而母亲,每顿饭都会把最有营养的菜夹到父亲碗里;每一次父亲外出干活,母亲都是叮嘱了再叮嘱,让父亲不要太节俭,要注意身体……父亲只读了3年私塾,母亲也只有小学文化,没有甜言蜜语,没有花前月下,在这烟熏火燎的日常里,生发出的点点滴滴欢喜,就是他们质朴的浪漫。

这一次,父亲感冒住院,高血糖的母亲,拖着关节疼痛的腿,日日细心陪护,一周下来,明显憔悴了不少,连她69岁的生日,也只能在医院简单吃顿便饭。

看到我进来,父亲摆手让我放轻步子。然而,母亲却在父亲轻微的小动作里,睁开了眼。迎着父亲的温柔目光,她不自觉地撩起鬓角的长发,羞赧地一笑,那娇憨,全然不似六十几岁的老人。

我掏出红包,恭贺母亲的生日。父亲哑着声音说,都是他连累了母亲,生日都不能在家好好庆祝。母亲笑着撒娇:“老头子,你要是心疼我,今儿把饭吃完,一口也不许剩下。”

说来奇怪,平时多喝口水都会吐的父亲,今天吃饭竟然真的没吐了。父亲因有肝病的顽疾在身,感冒时就呕吐厉害,脾气也暴躁,幸而母亲威力大,可以“逼”着父亲吃药吃饭,配合医生治疗。看着父亲吃饭喷香的样子,母亲中了彩似的欢喜,不时往父亲碗里夹菜。父亲却粗着嗓子说不要,只想着留给母亲。这一幕,看得人心里暖乎乎的。

吃过晚饭,父亲说母亲生日留在医院过夜不吉利,便催着母亲回家休息。母亲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在医院,迟迟疑疑不肯走,父亲急得直挥手。

我扶着颤颤巍巍的母亲,一级一级下楼梯,回头却看到父亲拄着拐杖,倚在走廊,无限依恋地望过来。母亲似有感应般的回头,两道温柔的目光交织在夕阳的余晖中。

过年陪父亲喝点酒

□清秋

我以前很喜欢喝酒,记得一次同事聚会,在给领导们敬酒时,竟稀里糊涂说:“您几位干了,我随意!”最近几年,尤其是45岁之后,参加聚会少了,即使非去不可最多喝一点啤酒,不是觉悟提高,而是不胜酒力。但有一个日子例外,就是每年的除夕,我一定会陪父亲好好喝酒。

父亲壮年时也“钟情”杯中物,但家庭负担重,工资也少,只偶尔喝一点罢了。我工作后,有时给父亲买点好酒,母亲炒两样好菜,当我下班后,就和父亲坐在八仙桌前喝上几杯。

成家后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,但平时一般过不去。除夕那天,我和妻女也像很多三口之家一样,喜气洋洋去父母家过年。一大早就赶过去,让老人看电视或打开电脑观赏戏曲视频。我和妻收拾吃食,女儿陪他们说话、嗑瓜子。

中午吃面汤,妻会多加一些蔬菜、虾仁等,母亲边吃边说:“还是儿媳妇做得好吃,老头儿平时连油都放得很少。”父亲会接过话题:“电视里总说,老年人要少吃油、多吃菜。”

下午二老在大屋休息,我俩则开始

煎炒烹炸准备年夜饭。自然,这个时候,一瓶非常好的酱香型白酒已在阳台上放好。我一边帮妻打下手,一边偷偷看两眼那诱人的酒瓶。不是我馋,是渴望陪父亲坐下来喝酒说话,把一年工作的快乐、压力和委屈,说给他听,甚至还能借着酒劲无所顾忌地呵呵大笑或掉几滴眼泪。

当妻喊着好菜来了时,我会把青花瓷的酒壶放好,并将烫过的酒用三钱小杯斟好,给坐在正中的父亲双手端过去说:“这是纯正的酱香型白酒,儿子今天陪您多喝几杯?”父亲便说:“你都50多了,我管不了,问问你妈可以多喝吗?”接下来便是母亲爽朗的笑:“想喝就喝,反正明天也不上班。”于是,我们爷儿俩边喝边聊:父亲从爷爷奶奶说起,再聊我的成长过程,然后是女儿自小到大的趣事;接下来就是听我汇报工作……

一切都在酒里,一切都在亲情中。这个时刻,和父亲喝酒聊天是一种享受。当妻频频摆手撇嘴时,我会小声说:“一年就这么一次,况且您这样辛苦弄出的好菜,我能不多喝几杯嘛!”

于是乎,率性而为,随心所欲地在路边一坐,一边欣赏着流动的街景,一边享受着理发匠那柔和的摩挲。

路边理发摊

□金国钧

我终成候鸟,飞到海南过冬。我蜗居的老城,离海口甚近,这里不但椰树坠斜阳,还有一片海蓝蓝。

漫步老城街头,让我眼亮的并不是椰风海韵,南国风光,而是路边的理发摊点,似曾相识!

路边理发——儿时常见,不过在我家乡,早已绝迹,再难寻觅。

而这里,却成为独特的风景,瞬间打湿我记忆的闸门,敲开那岁月的回程。

我的家乡在江苏一个并不偏僻的乡村。童年的记忆中,理发师傅总是挎着一个包裹,走村串户。谁家有人要理发,就在谁家开张。有时候为了凉快,或者暖和,便小凳子一摆,在树荫下、阳光里,咔嚓咔嚓地操作起来!

那时理发,包括修面、刮胡子、掏耳朵等。不像现在,理发就是个理发,其他的每一项都要另外收费,全套下来,没有一张大红钞票,怕都打不住。

我不知道这些路边摊的理发师傅,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。但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,都是些靠手艺吃饭,靠汗水谋生的劳动人民。

我也不知道来这里理发的顾客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。不过据我观察,大多数应该都是我们这些银发“候鸟”一族,年轻

人是断然不会来这里的,我也没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这里理发。也许,他们认为,在路边理发,太不上档次,也太掉价儿了。只有我们银发老人,早已被岁月打平了傲气,被时光磨掉了锐气。曾经的峥嵘,已成为一抹夕阳;过往的斗志,已化为对生命的珍惜。于是乎,率性而为,随心所欲地在路边一坐,一边欣赏着流动的街景,一边享受着理发匠那柔和的摩挲。虽不比在理发店里坐着软椅、吹着空调来得惬意,但真真切切、原汁原味地体验了一把逝去的时光。

我的头发不长,但为了迎接新年,便也加入理发者一族,尽享理发师傅精心的修饰。这里虽然环境一般,甚至还有不少落叶,但我坐在硬硬的板凳上,倒有一种接地气的愉悦!

给我理发的是一位女师傅,她手艺算不上精湛,但动作特别轻柔,剪刀在我头上游走,似一缕春风滑过。

我不知道她是哪里人,也不知道她的具体情况,因为她听我说话好像听不懂,我听她说话也很费劲,所以没有什么语言交集,只好默默地随她任意摆弄。

等她摆弄完毕,已是傍晚,一轮夕阳正垂挂椰树枝头,美丽而灿烂!